



舍我小說集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册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禹鐘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二角

紅蕉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海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瞻廬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叔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卓呆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西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舍我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二角

枕綠小說集

價全洋書一册
價洋三角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舍我小說集 (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者 張 舍 我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所 世 界 書 局

總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奉天 廣州 太原
武昌 漢口 長沙 烟台

世 界 書 局

上海 開北 西虬 江路
上海 四馬路 紅屋

本集著者張舍我君傳

趙·若·狂

張君舍我。名建中。字子方。小說函授學校校長也。以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江蘇之川沙。性聰穎。以第一名卒業於上海榛苓小學。年祇十五耳。時某報有招聘訪員者。君投函自効。不數日復音至。則赫然聘書也。大喜過望。日奔走於會場。以刺探新聞。殆無人信其以乳而臭任訪員之要職者。家赤貧。訪員之職。不能謀一飽。乃轉而習商業。轉而爲小學教員。最後轉而爲商務印書館之校對。然君有志於學。日埋頭於紙堆中。雅所勿願。乃復轉入滬江大學之高級預科。君既入學。功課之暇。必伏身於藏書室中。番閱中西文學雜誌。而君之學。乃大進。於西洋小說之門徑。了了胸中。幾願君爲苦學生。須兼爲校中服務。或印講義。或司電話。而所得猶不敷學

費。乃譯述名家小說。投之小說月報。藉資補助。後以長篇小說售諸函粉印書館。憚鐵樵先生見而驚曰。真妙文也。會全校大考。倩某太史閱卷。太史亦驚曰。真妙文也。擬首選。因書古體文。降爲第二名。年二十四。家益窮。復棄而習商。然君未嘗以未卒業有所抱憾。益肆力於文學。而君之藝益突進。不數年。竟成爲小說作者之巨子矣。君之作小說也。嘗自言目之神聖。思想務求新穎。着筆不落恆蹊。故讀其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嘆爲奇觀。且君效美國施篤唐氏而創問題小說。實爲小說界放一異彩。以前未嘗有此體裁也。君爲人忠厚爽直。雅如其文。兄弟四人。妹一。父喪。家庭擔負重。不忍弟妹之失學。故尙未授室云。

舍我小說集目次

自由戀愛的究竟·····	一
一個問題的兩面觀·····	一八
最高點的愛·····	二八
二十年後·····	四七
一個月內的六封信·····	六一
字紙籠裏的回聲·····	七二
險極了·····	八三

舍我小說集



自由戀愛的究竟

(二)

郭。又。新。是。北。京。一。個。最。著。名。大。學。校。裏。的。畢。業。學。士。他。學。習。的。是。哲。學。專。科。於。倫。理。學。與。社。會。學。兩。科。很。有。深。邃。的。研。究。於。人。生。哲。學。的。一。方。面。更。有。嶄。新。的。思。想。和。獨。闢。蹊。徑。的。見。解。他。做。學。生。時。往。往。提。着。一。枝。筆。作。萬。言。左。右。的。長。論。登。刊。在。校。中。出。版。的。月。刊。上。發。表。他。的。主。張。不。但。學。校。裏。的。教。授。同。學。都。稱。讚。恭。維。他。是。新。中。國。新。文。化。的。強。有。力。的。指。導。者。就。是。在。國。民。一。方。面。和。一。般。讀。者。也。都。稱。許。他。是。個。有。思。想。能。文。章。的。少。年。國。內。的。新。聞。雜。誌。

也。相轉載他的論文。他的主張。雖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對。與非難。他的聲名。卻因此愈弄愈響。逾傳逾遠了。待至他畢業時。社會上已公認他是個新文學大家。他的心裏也自許我認爲可以實行的主張。或足以受一部份人的歡迎。而逐漸打破社會上的舊習慣。他想我在求學之前。原是立志要做著書立言的事業的。現在這希望固然有一部實現了。更應積極做去。所以他卒業受了學位後。不去就進款豐厚的位置。卻回到家裏去閉門著書。但他要閉門著書以前。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這個大問題。就是所謂婚姻問題了。但他不承認這是婚姻問題。說這是男女戀愛的關係罷了。因爲他的妻子是在他小時父母替他訂定的。到他二十歲結婚時也完全是他父母的主意。他自己沒有什麼可否。結婚後他見新娘面貌倒很端正。慈祥性情也很溫婉和易待他。也十分體微細。到伊曾對他說。我已

你的人了。我必須盡心盡力的愛護你。雖覺得這句話有些奇怪，卻也不能拒絕伊的好意。也有些不忍去冷淡伊。孤負伊，所以他那時的待伊着實很濃密。後來他出門到北京去讀書了。起初他還寫信給伊，說許多別後的話。但二、三個月後，他只不過寫信給他的父母，信內也沒有一句提及伊。了。因很惶惑。伊的公婆也很奇怪。暗想他們的兒子在北方一定有了外遇了。因寫信去責問他。他不但理且說他未曾娶過妻子。伊聽見了，氣得幾乎發昏。生了二個月的大病。郭又新在北京專心求他的學問，努力於新文化的事業。無論暑假寒假，他都不回去。四年後纔到家裏。父母見了，自然格外歡喜。他妻子見了他的面，怨憤都消了。伊暗想我們夫婦的感情，或者從此可以恢復了。所以益發快活。但是伊的丈夫和伊見面後，開口第一句便說：「我要同你離婚了。」

伊突。受。這。意。外。的。驚。嚇。好。似。伊。的。背。脊。上。被。人。澆。了。一。桶。冷。水。頓。時。汗。毛。聳。然。好。久。閉。不。出。口。來。等。了。一。會。伊。壯。着。胆。問。道。你。爲。什。麼。要。同。我。離。婚。我。犯。了。什。麼。不。道。德。的。事。或。在。何。處。我。失。了。婦。人。應。有。的。職。分。使。你。要。離。棄。我。在。名。聲。上。我。已。做。了。你。七。年。的。妻。子。在。實。際。上。也。已。同。過。了。三。年。的。夫。婦。生。活。我。的。待。你。愛。你。秉。着。良。心。說。已。到。了。極。點。了。

伊。的。丈。夫。道。你。沒。有。犯。什。麼。不。道。德。的。事。也。沒。有。失。去。婦。人。的。職。分。我。要。同。你。離。婚。因。爲。我。們。的。中。間。沒。有。戀。愛。真。是。的。的。戀。愛。我。們。雖。過。了。三。年。的。共。同。生。活。但。是。沒。有。意。識。的。有。共。同。的。興。趣。的。卻。是。勉。強。的。虛。僞。就。那。時。我。被。中。國。的。舊。習。慣。和。遺。傳。的。毒。性。束。縛。住。了。朦。朧。住。了。所。以。沒。有。覺。得。但。是。到。了。現。在。呢。已。經。覺。悟。了。明。白。了。再。不。能。背。了。我。良。心。上。的。主。張。以。致。犧。牲。我。幸。福。因。爲。我。不。愛。你。勉。強。愛。你。是。最。沒。意。識。的。舉。動。

妻子道：「我只知道我終身是你的妻子了。我只曉得我終身跟着你走。愛你到死了纔休。」又新道：「你果然愛我麼？你爲什麼愛我的呢？」伊端容答道：「我心愛你的。我只曉得愛你不懂什麼不什麼。又新冷笑道：「你只曉得愛不知道愛的緣故。可見你是盲愛了。盲愛的害比不愛爲烈……總言之。我不愛你。你雖愛我。沒有結爲夫婦的原理在內。因爲「單戀」就是一方面的愛。是愚夫愚婦的行爲。決不是我們有思想的人做的……」

妻子道：「便是你厭惡我不喜見我也不必離婚。只要你出去自尋你的「愛者」。我只求你仍許我住在這個家庭裏。一天三餐布衣溫暖便心滿意足了。」丈夫冷笑道：「這個更沒意識了。更作僞了。你必須回到娘家去。姓你自己的。姓伊悲聲求道：「你若一定要逼我回去。我沒有面目生在世上了。他卻哈哈笑道：「癡了。癡了。離婚有甚關係呢。我爲我的主張和幸福起見。不能不逼。」

你回去。

伊終被伊的丈夫強迫離婚回家去了。伊並不犯罪，但社會上的人很攻擊伊。譏笑伊，伊沒有能力和社會抵抗，所以伊只得自盡了。

(二)

少年著作家郭又新的名望一天大似一天了。他著的新書批評家沒有一個不讚他思想新穎，文辭優美的。所以那些報章雜誌裏「書報批評」的一欄內幾乎天天登載那些頌揚他的話。他接到外面恭維仰慕他的信，案頭信籃內也積疊得盈尺。其中發信的人老少男女都有，而尤以少年男女爲多。他見了這種信，只是心花怒開，喜不自勝，兀自不敢怠慢，立即作書答復。那些人得了回音，也有來和他面晤，互通殷勤的。因此便結成了朋友。而在這些朋友中，他覺得一見如故的要算是一個娥黛夫人了。娥黛夫人也

是個極有新思想的新女子。伊很竭力於新文化的運動，竭力打破社會上輕視和壓服女子的惡根性。凡是婦女的結社、集會，總有伊的姓名在內。而且公認伊是中堅分子，有力分子。伊很研究雄辯學，極有演說的能力。伊的筆墨雖不十分通暢，卻也極喜歡「操觚」作文，長篇累牘的發表。伊的主張所以伊很想在言論界上佔一個位置。伊見郭又新的思想和議論，和伊很有吻合之處，曰承認他是伊的同志。又見他名望日高，受羣衆的讚美，頌揚益發使伊欽佩羨慕。至於極點，有一次伊曾對伊的丈夫說：郭又新是新文化界上一個功臣，也是著作界中的一顆明星。我佩服他到極點了。伊的丈夫答道：是呀，我也很崇拜他。現在伊和郭又新相見了，自然更崇拜他。不時拿着伊的文稿來求他指正。又新覺得在藝術上得着一個摯友，實在比得着外面社會上盲式批評的讚揚價值要貴上幾十倍。所以他竭力的。

引。導。伊。替。伊。修。改。文。字。校。正。思。想。替。伊。將。文。章。送。到。報。章。雜。誌。裏。去。登。載。有。時。並。日。故。意。在。他。自。己。的。著。作。裏。引。用。伊。的。語。句。或。見。解。社。會。上。一。見。這。個。大。文。豪。在。那。裏。表。揚。伊。便。也。漸。漸。的。注。重。伊。欽。佩。伊。讚。美。伊。半。年。後。伊。也。果。然。得。了。羣。衆。的。一。個。「女。文。豪」的。稱。謂。了。

娥。黛。夫。人。心。裏。快。活。自。不。必。細。說。但。是。除。了。快。活。以。外。伊。還。發。生。一。種。祕。密。的。感。覺。伊。自。己。雖。然。不。十。分。明。白。卻。已。顯。露。在。伊。的。舉。止。言。語。容。色。裏。了。大。凡。人。的。感。覺。一。經。顯。露。便。能。變。動。別。人。的。情。和。意。郭。又。新。和。伊。相。識。後。早。以。起。了。異。感。不。過。自。覺。爲。期。太。早。不。能。鹵。莽。總。須。審。慎。故。很。自。遏。制。他。心。底。下。的。私。見。不。料。這。正。面。的。異。感。已。尋。得。了。反。面。的。吸。力。吸。力。逾。大。異。感。逾。烈。娥。黛。夫。人。心。裏。的。感。覺。一。天。顯。露。一。天。又。新。對。伊。的。熱。忱。也。一。天。利。害。一。天。他。起。初。以。爲。這。是。不。應。當。的。但。是。這。思。想。沒。有。經。歷。一。分。鐘。便。被。他。人。生。哲。

學的新觀念打破了。以爲這是尋求真幸福的路途。我如何可以棄着不走呢。他和伊差不多沒有一天不相見的。有時伊早上便到他的書室裏來了。兩人有時討論。有時談笑。往往到深夜了。伊的丈夫差僕人來催伊去。伊纔回家。有一次伊爲了家裏一件事。一星期沒有來見他。他寫信去詢問。回信說伊實在忙得走不出來。他在這一星期中有六夜沒有安睡。在日裏提筆作文。竟不曉得他腦筋裏要寫的是什麼。晚上到了床上。兩眼還未闔。便夢夢似的覺得伊坐在他的桌旁了。在別人一定要說他入魔了。但是他是一個澈悟的人。以爲這有什麼罪惡不罪惡呢。這是我真正戀愛的起點。自由戀愛的萌芽。一經萌芽。總可以生長開花。結果的我何苦要摧殘自己的幸福呢。郭又新自己覺得良心上的主張。並無不適當。後便對娥黛夫人直捷的說了。伊聽了他的話。只是嫣然的微笑。不肯像他的坦白。直說他再誠。

懇地對伊說道夫人你不信我的話麼我的愛你不是最神聖純潔的嗎由
 藝術而生的戀愛不是最高上純潔的嗎你爲什麼要拒絕這高上純潔的
 戀愛呢你不是崇拜我的著作到極點了嗎你不是愛我的著作自說已到
 了最高點的麼那麼你一定已觀察到我靈魂中的奧祕了我靈魂中的奧
 祕不是充斥着循環而流的戀愛你的血液嗎呀！娥黛夫……娥黛夫……
 我的愛者像你這樣聰明的有思想的女子竟會不明白我的心嗎……又
 新說到這裏將手按着胸際作很懇摯的表示目光凝着直注伊的臉上二
 分鐘後他舉手輕拍他的前腦道你竟不曉得我的腦筋是什麼嗎說畢又
 呆呆瞧着伊
 但是伊仍現着神祕的微笑道要是我不愛你呢我說我沒有戀愛你呢又
 新很快的答道那麼我要自盡了

伊仍微笑道：「這是不值得的，你何苦爲了「單戀」而死呢？「爲單戀」而死的，不是人類中的至愚嗎？」

又新急辯道：「我決不是「單戀」的。我曉得你是戀愛，我的你是愛。我到二十四分的。我在這幾個月內仔細觀察你的舉止言語，感覺確信你是同我走在一條道路上，要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但伊也辯道：「郭先生，你別弄錯了。我只欽慕你的藝術，也可說我是祇愛你的藝術，卻沒有戀愛你的人……」他搶着說道：「好！你承認你愛我了，爲甚還要推諉？娥黛道：「我不能愛你。我有……他問道：你爲甚不能愛我？」

伊答道：「他」還在不能愛你。「他」愛我到極點了。我良心上不能戀愛你。」

又新笑道：「難道戀愛要受什麼拘束的嗎？你既愛我，我就愛你，還有什麼顧慮？」

忌你既愛我可見得不能愛「他」了。那麼「他」雖愛你你和他的婚姻已無存在的理由。因為兩姓的戀愛已逕分裂了。唉你對於婚姻上的主張和見解可也不是這樣的麼。爲什麼現在身歷其境了。倒不能實行起來呢。伊道主義我是曉得的。但見了「他」那種待我的情形實在使我不忍背「他」。又新聽了很快活的說道。你說你對他只有不忍之心。可見你已不愛他。只當他是一個人。或一個尋常的朋友了。你爲甚要同一個朋友住在一起。卻加上一個夫婦的名義呢。我的愛者。你別自己欺騙自己了。你快戀愛。你所戀愛的。罷說着不待伊的回答。將伊緊緊抱了。好似發了狂一般的亂吻伊的兩頰。伊也忽似喝了迷藥的如醉如夢的伏在他懷裏閉着兩眼安受他的撫慰。

等一會伊醒過來了。又新對伊說道。我們的戀愛已成了。結晶體了。伊道你